



DUZHE

读者

家庭篇

停泊幸福的港湾

《读者》杂志社



甘肃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您看到我的心了吗	李 威/1
有一个地址是不会变的	程 云/5
最后一盘磁带	南·平克斯顿/7
要不要叫醒她	张曼娟/12
一碗馄饨	佚 名/15
老人的寂寞	周铁兵/17
重 逢	王书川/19
曾经这样爱过你	乔 叶/22
家	史铁生/25
爱过了头就是毁灭	赵健伟/28
“一次十颗”的规矩	方长勇/32
我与父亲的八年冷战	玉如意/35
小 姊 妹	程乃珊/38
原来你爱我的方式不同	佚 名/44
天伦四章	卡罗尔/49
妈妈的银行存款	凯瑟琳·福伯斯/57
假如还有明天	段 银/61



一位“太空爸爸”写给儿子的信	李 静/65
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简·雷诺/72
披一件蓑衣的母亲	丑 时/78
那些十年	王 棵/82
迟到的爱人	左 岩/88
辣椒地里的父亲和母亲	孙风行/92
回 家	贺 西/126
父亲的眼泪	安静之/130
妈妈,请让我挽着您的手臂	白 娟/134
父亲的金婚	南 方/138
家庭幸福预报	毕淑敏/142
父母的肖像画	暮 秋/147
天底下最美的母亲	马 德/151
金色小提琴	思 维/155
拾荒的母亲	苏梅华/159
父亲的绯闻故事	蔡 成/163
功 勋	鲍里斯·波列伏依/166
了不起的父亲	秦维杜等译/168
我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埃迪·奥格恩/175
墙上的母爱	陈志宏/179
母与女	梁晓声/182
隧 道	康·麦里汉/188
关于家务	王安忆/191
两个鱼罐头	吴 颢/196



难于传承的情感	王秀芝/199
夫妻的情义	小池真理子/202
父 爱	苏 童/206
爱,何必百分百	刘 墉/208
爱父母是我们的福气	解 琳/212
两个字的婚姻	乔 叶/220
踮起脚尖可以够得着完美	叶南城/223
相爱的运气	沙 子/233
母爱给了我力量	刘 蓉/244
别人的城市,我们的家	庞 白/249
理解与爱心	李忠东/252
无字的明信片	向田邦子/256
母亲情怀	叶倾城/260
烽火家书	朱 衡/264
好日子	张 欣/271
珍惜拥有	Kristen Ghodsee/273
母亲的勋绩	狄森塔/279
人间情分	张曼娟/284
母亲的目光	小 乔/287
爱的退让	吴 鼎/289
至爱无言	朱继红/292
乔和他的惜命老婆	徐伟志/297
老怀表上的十二颗钻石	杨 耀/301
爱在左情在右	杨如雪/306



老爱情	苏 童/309
真 情	殷健灵/312
生命之桥	李智红/315
地震中的父与子	马克·汉林/318
会说话的猫	萨 凯/321
我找妈妈,你是妈妈吗	刘晓明/327
酒和水的故事	陈 村/333
我的爸爸曹禺	万 方/336
书信三篇	贾平凹/345
银婚礼物	吴会艺/347
中国海伦和她的“大岛茂”父亲	徐洪亮 吴刚/349
一丈之内	池 莉/356
儿 女	朱自清/360
不灭的希望	张金如 牛耕耘/367
悠悠寸草心	石 韬/376
赋得永久的悔	季羨林/378
书画琴棋诗酒花	戴碧晨/384
亲爱的,听明白了吗	梅 青/389
“你查字典了吗”	乔 叶/395
我的妻	景克宁/399
寻找“金穗”	阎星华 孙现富/405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东 方/414
两件毛衣	王玲玲/417
圣洁的背景	浪 一/421



您看到我的心了吗

您看到我的心了吗

◇/李 威

过完周末，贝格毕回到了城里。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扰得他心烦意乱，坐卧不宁。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他一会儿觉得仿佛失去了什么东西似的，心里一阵难受一阵酸涩；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好像会完全得到什么东西似的，而且这种念头就像是一缕穿过云层缝隙的阳光似的，在他的脑海里不时地闪现着。

他无精打采地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对照着贴在箱盖里边的周末旅行必须携带物品的清单，仔细地检查着箱子里的物品。结果，无论是梳子还是无尾晚礼服，全都在箱子里，一件也不少——但是，尽管如此，那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仍旧在不停地折磨着他。“究竟丢了什么东西呢？”他一边苦苦地思索着，一边再一次把箱子里的物品与物品清单逐一仔细地又对照了一遍，结果发现仍旧是什么也没丢。然而，就在此时，仿佛电光石火一般，他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顿时，他恍然大悟，终于意识到



自己丢掉的是什么。

“啊！”他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惊喜地叫道，“对，就是它！我要立刻给旅馆的女主人写封信，让她把我丢在她那儿的東西还给我。”

想到这儿，贝格毕连忙坐到了写字台前，铺开信纸，写道：

纽约，墨斯梅尔

亲爱的谢尔顿夫人：

上个周末，在海崖，我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美好的时光，这将令我永远不会忘怀。但是，从海崖一回来，我就按照所有离开旅馆的客人通常所做的那样，检查我随身携带的物品，却发现我至少有一件物品丢失在贵店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件物品可能毫无价值，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的，尽管它微不足道。因为，它是我的心。如果您有幸发现了它，并且您觉得它对您来说毫无用处的话，那么，还请您在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做的情况下，尽快把它还给我，好吗？或者，假如它能有幸得到您的垂青，使您觉得它还值得保存的话，那么，请您一定要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它正处于您的保管之下，没有被忽视或者弃之荒野，您看可以吗？亲爱的谢尔顿夫人，您知道吗？这颗心是我惟一的一颗心，以前，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

您永远忠实的

哈里森·贝格毕

写完之后，贝格毕就迫不及待地把信寄了出去，然后就开始焦急地等待着回音。

您看到我的心了吗。



第三天早晨，贝格毕发现在厨房餐桌上的盘子旁边放着一封印制精美的信。信封上的邮戳表明信是寄自海崖的，而从收信人姓名和地址的笔迹来看，分明是出自他熟悉的那位旅馆女主人之手。贝格毕感到非常紧张，同时，也感到非常兴奋。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仔细地读了起来。只见信上写道：

海崖

亲爱的贝格毕先生：

哦！瞧！你们男人是多么的粗心大意啊！在过去的10天里，我在我的旅馆里发现了10个像您所描述的那种东西，也许是因为这种东西种类很多，而且数量也很多的缘故，所以，我实在是无法确定哪一颗“心”才是您的。它们有的破裂了，有的损坏了，有的面目全非，有的无法收拾。在这些“心”里面，我认为只有一颗心是最完美、最优秀的。我非常希望它就是您的，但是，目前，我还不能确定。不管怎样，我希望您一收到这封信就能立刻赶到这儿来，我们可以在一起好好研究一下，看看究竟是不是您的，您认为这样做行吗？如果您愿意，那么就请您乘坐12时15分到达海崖的火车，届时，我一定开车到威夫克莱斯特火车站去接您的。

亲爱的贝格毕先生，鉴于“心”确实是人体结构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在这期间，我决定把我自己的“心”先寄给您，以期能够暂时代替您的“心”，在您的“心”回到您的身上之前，您可以好好地拥有它。

永远真诚的



玛丽·谢尔顿

又及……如果您决定乘坐12时15分的火车，那么请您给我打个电报。

于是，10分钟之后，一封加急电报通过电波飞到了海崖，飞到了谢尔顿夫人的案头：

纽约

长岛，海崖·谢尔顿夫人：

因为来不及打电报告诉您乘坐12时15分到达的火车，所以，我将赶乘9时05分到达的火车。

哈里森





有一个地址是不会变的

◇/程 云

有一个地址是不会变的，那就是妈妈的地址。每每我们给同学、朋友留下手机、伊妹儿等联系方式，总忘不了留下家里的电话，因为家里的电话是不会变的。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家里的电话、地址总是相对固定的。其实，只要家的地址不变，我们就会心安若素，因为那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街上遇到多年不见的朋友，他匆匆写好电话号码交给我，却又要回纸条，边补写边对我说：“你还是打电话到我妈妈家比较容易找到我。我早出晚归，放假和周末多是在我妈妈家吃饭。”

另外一次，我要速递邮件给一个朋友，他特别嘱咐：“请把东西送到我妈妈家去。我妈妈家全日有人，送到我家我反而不一定收得到。”

我们这一代，搬家，更换电话、手机、传呼机号码甚至电子信箱的频率，已接近“日新月异”的速度。联系的方式多了，人却越



来越难找。除了工作上经常接触的人以外，其余的旧知故交，总是要到想起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找不到了。最后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电话给那人的妈妈。

十之八九；那人的妈妈是在家的；十之八九，在那人的家搬了又搬，地址和电话换了又换之后，那人的妈妈，还在原来的地址，保持着原来的电话号码。

事实上，我们的祖辈，当年也“搬”过。从老远的地方搬向另一个地方，对于安土重迁的华人来说，是件大事。然而落地生根之后，祖辈也就不轻易再搬了。到了我们这一代，搬的条件越来越好，在地址和地址之间，号码与号码之间，身份与身份之间，搬个不停。人生的规律，仿佛就是这种停不下来的迁徙。

“妈妈”——除了有上述实际功能，其实还有象征的意味。“妈妈”是生命的源头，妈妈是生命的根本，这“根本”的地址是不会变的。只要我们愿意记得，也还肯尝试，就能凭借妈妈的地址，妈妈的电话号码，联系那已经在漂浮的迁徙中遗失的自己。

忽然觉得，现实生活中，不变的妈妈的地址和电话，也许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支柱，那么到了下一代，他们还能拥有不变的妈妈的地址、妈妈的电话号码吗？



最后一盘磁带

◇/南·平克斯顿

此刻，医院里人头攒动，熙来攘往。我打开我的一个新病人的检查记录，一边看着一边朝她的病房走去。周围的喧嚷嘈杂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快，反而觉得有些高兴。因为我的儿子埃里克刚刚拿回家一张令人大失所望的成绩单，而我的女儿香农则因为要获取驾驶执照的事又和我发生了不小的争执。我希望在接下来的8小时里，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病人的工作中去，因为我知道，与他们相比，我这一点烦恼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我的这个新病人名叫丽贝卡，今年只有32岁，她得了乳腺癌，刚做过乳房切除手术，现在正进行化学治疗。一走进她的病房，我就看见有三个正“格格格”欢笑着的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将她围在中间。

这时候，我告诉丽贝卡说，从今天开始，她的护理工作将由我来负责。接着，她把她的家人——丈夫沃伦、6岁的鲁丝、4岁的



汉娜和2岁的莫莉也一一地向我做了介绍。然后，沃伦哄着孩子们让她们离开妈妈，并答应买冰淇淋给她们吃，而且他还对丽贝卡说他和孩子明天再来。

等他们都出门之后，我使用酒精为丽贝卡擦拭手臂，准备为她做静脉注射。她注视着我的手，神情紧张地笑着说：“我想我必须告诉你，我害怕打针。”

“你放心，不要紧张，当你还没有感觉到我打的时候就已经打完了，”我笑着对她说，“来，我数三下。”

这时，丽贝卡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嘴里喃喃地祷告着，直到我给她打完针。然后，她微笑着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说：“能不能麻烦你在走之前把桌上的《圣经》拿给我？”

于是，我把那本已经翻得有些破旧的《圣经》拿给了她。

“《圣经》里有没有你最喜欢的篇章？”她一边接过《圣经》，一边问我道。

“有，就是约翰福音第11章第35节《耶稣哭泣》。”

“哦，这一节读起来很令人感到悲伤。”她说，“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一节呢？”

“因为它使我感到距离耶稣更近，并且使我知道他也能体验到人类的悲哀与不幸。”说完，我走出房间，并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丽贝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接着就开始低头翻阅起《圣经》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目睹了丽贝卡同化学治疗所带来



的痛苦顽强抗争的情景。她住院的次数变得越来越频繁了，同时，她也更加牵挂、更加担心她的孩子们。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仍旧在全力以赴、想方设法地对付我的孩子们。他们经常不是彻夜不归，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每当看到丽贝卡的女儿们环绕依偎在她的身旁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我的孩子们曾经也像她们一样依偎在我身边的日子。对丽贝卡所采取的化学治疗一度似乎很起作用。但是，好景不长，没多久，医生们又在她的身体里发现了另一个恶性肿瘤。两个月之后，她的胸部X光透视显示癌已经扩散到了她的肺部，而且已经是晚期了。哦，上帝啊，请赐给我力量来帮助她熬过这场苦难吧！看着她痛苦的神情，我默默地为她祈祷着。

有一天，当我走进她的病房时，发现她正对着磁带录音机说话。见我进来，她连忙拿起一个黄色书写拍纸簿，递给我说：“我正在为我的女儿们录音呢！”

我接过那个黄色书写拍纸簿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开始上学、举行坚信礼仪式（基督教的一种在教堂中举行的接收洗礼教徒为正式成员的仪式）、进入16周岁、第一次约会、毕业。我还在想着应该如何帮助她面对死亡呢，她却已经在为她的孩子们的未来而未雨绸缪了。

通常，她都是利用清晨的那几个小时来录制磁带，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来打搅她，她可以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安安安心心地录制磁带。在那些磁带里，录制的全都是他们的家庭故事以及她对孩子们的建议——她多么想把她对孩子们一生的爱



都压缩到那宝贵的几个小时里啊！最后，当她把那个黄色书写拍纸簿上所列的每一个项目都录制完成之后，就把那些磁带都交给了她的丈夫。

每当我看到她在全神贯注地录制磁带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如果我是她，我会说些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总是喜欢问我的孩子们今天去哪里啦，都和谁呆在一起啦的缘故吧，他们也总是对我开玩笑说我简直就像是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侦探。每每这时，我总是想：“我该如何向他们表达我对他们的爱和鼓励呢？”

一天下午，大约三点钟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从医院打来的紧急电话。原来是丽贝卡要我立刻给她送一盒空白磁带去。“难道她有什么东西忘了录音了？”我有些纳闷。

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就见她满脸通红，呼吸急促。我知道，此刻的她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于是，我立刻把磁带放进录音机，把话筒对准她的嘴。

“鲁丝·汉娜，莫莉——这是最重要的一盘磁带。”她一边说一边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并且闭上了双眼，“也许有一天，你们的爸爸会给你们带回家一个新妈妈。请你们一定要让她感觉到你们对她特别亲密，并且要让她了解应该如何照顾你们。鲁丝，我的宝贝，千万不要忘了，每个星期二要帮助她把你的女童子军制服准备好；汉娜，记着要告诉她你吃面条不喜欢放酱汁，你要是不告诉她，她怎么能知道你不喜欢把它们放在一起吃呢？莫莉，如果再没有苹果汁喝的话，千万不要再生气了，你可以喝



别的饮料啊。我亲爱的孩子们，不要太难过了，所有的悲伤都会过去的。要知道，耶稣也会伤心哭泣。他懂得我们为什么会悲伤，并且他会帮助你们重新变得快乐起来。记住，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永远爱你们！”

说完，丽贝卡如释重负似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谢谢你，南！你会替我把这盘磁带交给她们的，是吗？”她勉强地微笑着，喃喃地低语道。就这样，她说着说着就沉沉地睡着了。

“放心吧，丽贝卡，这盘磁带肯定会放给你的孩子们听的。”我一边将丽贝卡的毯子抚平一边想着。然后，我就立刻开着车向家中驶去。一路上，丽贝卡在最后一盘磁带中录下的话语不停地在我的耳畔回响着，于是，我想到了我的女儿香农也喜欢把酱汁和面条分开来吃，她的这个怪癖曾经多次惹我生气，但是现在看来，我却觉得它反而使她显得更加可爱了。

那天晚上，孩子们都没有出去。吃完加酱汁的意大利细面条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离去，而是和我围坐在一起，开心地交谈着，良久，良久，直到碟子上剩余的酱汁都放干了，他们还依依不舍地依偎在我的身边。就这样，我们畅谈着，没有怀疑，没有询问，也没有抱怨……



要不要叫醒她

◇/张曼娟

要不要叫醒她？

她睡得好熟呢。

还是叫起来吧，免得下车吹了风会着凉。

于是，我等待着，等候父亲或者母亲坚持的，又不想惊吓了孩子的，叫我醒过来。

那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全家常在假期出游，为了贪看晚霞的光彩，为了多辨认几颗星星，回家总得天黑以后，我和弟弟差不多一上车就睡了。那时路上多是农田，并没有可看的街景，四周一片静寂的黑，偶尔有住家的灯光闪过，稀稀疏疏的，原本就很像一场梦了，更加催人入梦。因为车上的人多，很多时候就睡在父母亲的怀抱里。道路并不平坦，颠簸，是梦里始终不变的节奏。

每一次快到家我自然就会醒来，却并不睁眼，仍流连在睡的边缘，全身的知觉在等待。可以听见父母商量着，要把我们叫醒，恐怕忽然醒来吹了风会生病，母亲叫了我的小名，我揉揉眼睛醒过来，是被母亲叫醒的哦，像是一种撒娇，还要皱皱眉头，好不甘